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論三

養生論 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

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楚辭註曰謂說也鄭玄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

日致之猶言至也

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妄者善曰養生經黃帝

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

往皆是天此皆兩失其情請五臣本試粗論之

妄而死善曰鄭玄禮記註曰粗麤也向曰兩夫神仙

失謂神仙天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

雖不目五臣本見然五臣本記籍所載前史所

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矣言必有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

致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

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

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

能得之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

翰曰導攝也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

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

得長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

年也

一集渙然流離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

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

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銑曰服藥不

得汗也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

者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然面汗出者流離

貌汗流終朝未餐則鬻然思食而曾子樹哀七日



不飢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講從旦至食時置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

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翰曰鬻然飢憂貌夜分而坐則低迷

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音名善曰古職字韓子曰衛靈公

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濟曰夜分半夜也良曰閉目勁刷

日瞑皆言憂懼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

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公羊傳註曰僅劣也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鬢飲酒以發顏色其鬢髮

豎面赤耳僅少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

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瞋目裂眦髮植

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發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

植豎也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

向曰形骸無精神則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

困國無君則亂也

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而國亂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喪失也形貌失色於外如君暗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

不可誣也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

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

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



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而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澆灌也良曰誣輕也而

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悲哀傷人喜樂過差

也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漑之益

而望嘉穀於早苗者也善曰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

也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

旱苗終不可得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

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

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銑曰

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故脩性

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彊梁而本於柔謙也愛憎不棲

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善曰

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翰曰棲居也銑曰

泊然無營欲貌無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

謂哀樂不能在懷也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

也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翰曰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

親而濟於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

下之五臣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善曰泥無之字騰之田



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  
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  
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郎侯切一日謂區隴而  
種非漫田也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區廣  
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  
收每區三斗計畝當百斛也 田種一也至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

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相懸謂

斛也商農所以無十倍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

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

欲不識養生之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音名

理可致長年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瞋音名

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

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

瞋不欲覺也 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

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瞋睡也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五臣本知也善曰神農

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

桐枝葉繁系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

相牽綴樹之皆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

草言樹之皆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亡憂名醫

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薰辛害目豚魚

不養常世所識也

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

可久食又曰他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

乙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於齒居

晉而黃善曰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

無定質移易存乎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

常食相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



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瘦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

土地所宜也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

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薰之使

黃而無使堅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芬之使香而

無使延哉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濟曰芬亦

能使人延長明矣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曰善

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

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蠟忿萱草忘憂也

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

而世人不察良曰不察服食唯善本五穀是見

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鳥佳反善曰

李執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曰五穀麻法言曰哇則鄭滋味煎其

府藏醴醪鬻五臣本其腸胃善曰莊子曰聲色

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監以待戒令鄭曰鬻鹽謂練化之鬻今之煮

字也翰曰滋味血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

正氣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



情也思慮銷作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遠

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濟曰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也

夫以蕞外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善曰左氏傳

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良曰蕞爾小貌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

攻於人身也易竭之身而內外五臣本受敵

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

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其自用甚者濟曰言

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

性不依攝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

乏絕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

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

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

色之伐性短年也翰曰謂形神之氣乏絕也

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善曰莊子

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

銑曰衆難謂上哀樂之事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

善養也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

持攝生性也悼傷也微失於微纖之間也措置亡失也積微成損積

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

端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翰曰白謂白

所由也中智以下謂之自然善曰穀梁傳荀息曰



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濟曰言中人縱少覺小智已下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縱少覺

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

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 銑曰中智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限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始

之前也衆險則喜 怒哀樂之流也 是由五臣本桓侯抱將死之

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五臣本為五

本有病之始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受字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

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皙曰齊桓在簡子前

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未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

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 向曰病甚至於覺病方以

為得疾之始則中智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

也餘文同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五

本作理 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

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豈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欲用之則

無可施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

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

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以多自證

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

皆以為為疾狀多同迥相證驗以自寬慰縱聞養



牲五臣本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向日中

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見苟其次狐疑雖

少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

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

衰中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或益之

以吠古澮而泄之以尾間五臣欲坐望顯報

者善曰尚書曰濬吠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

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

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間水之從海水

出者也一名沃燹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

之下故稱尾間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間也

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註者無

不燹盡故名沃燹翰曰吠澮細流也尾間海

多泄其精如尾間之泄其必難及而服藥或抑

不慎難求長年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

在數十年之後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

患在一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善曰楚辭曰心猶

國之後五尺大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

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

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

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麀善登木猶獸

名聞人聲乃猶豫綠木

如此上下故稱猶豫 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



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向曰嗜好之物具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

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

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夫至物微妙可以理

知難以目五臣本作自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

覺耳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

枕音尤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林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眾人同

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

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善曰老子曰

曰希王逸楚辭註曰無聲曰靜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

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

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善曰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良曰悠悠

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偏恃者

以不兼無功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也追術

者以小道自溺翰曰追法術苟從名譽者必偏於小道沈溺其心又不能成矣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向曰此類謂上所述

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善曰

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知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

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疆禁也善曰左氏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疆自禁止蓋真不欲之故能養生也

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善

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銑曰厚味滋味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五臣本作泊獨著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

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

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向曰言外物聲

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曠然無憂

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

濟同乎大順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

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

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故

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然後蒸以靈芝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

潤以醴泉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

以五絃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翰曰晞乾也安以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

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無為自得體

妙心玄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



能得無為哉老子曰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

身存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

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向曰忘其歡則形不勞

故樂足不勞形則若此以徃恕可與羨門比壽

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善曰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

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

象其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

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

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

三陽翼天德聖明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

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翰唱之日謂不因媒而相親蓋道合也介媒也



而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相道德玄同曲

折合符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符濟曰委曲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

其交然後得成功也何曰不相疑故不信讒其

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

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君夫黃河清

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善曰易乾鑿度曰

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

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

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之能也响鳴之怒者聖

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

鳴古字通翰曰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

於時也良曰羣龍見而聖人用善曰易曰見

里社神祠也羣龍無首吉

文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濟曰龍潛之時道不

用也喻君未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

功成於天下也故伊尹有莘中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

商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玉曰伊尹有莘氏之媵

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善曰史記曰

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

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

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



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銑曰太 百里奚在虞

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九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

遠始乎本而後及末 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

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愚也

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

之謂也 翰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任於虞國虞

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疆

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 張良受黃

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

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 以游於羣雄

為劉帝師 向曰張良漢臣也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向曰羣雄 者侯也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可入 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

也言道不合亦猶是也 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羣雄至莫之逆也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

善本無此一段 言於沛公也 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

此言之未詳其本也 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 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

公謂漢 高祖也 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

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 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

道也離合之道若 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

神明之相應合也 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善曰春秋考異郵



太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冊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向曰四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心其可測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本**將**

**至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 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川出雲**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銑曰天之將雨必先出雲君臣相感亦

此如**詩云惟嶽**五臣本**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

**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

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豈**

**惟**五臣本**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

**女也秩**五臣本**始於夏庭**善曰呂氏春秋曰世有與主之士也史記

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

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積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

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祭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檠弧箕服實亡周



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聚仕淄切 翰曰亂亡之國亦

運命也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善曰左氏

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

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

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向曰

社宮猶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 善曰左氏

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

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

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已有一人

目而猴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

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

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矣暱親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善曰春秋

也豎官號也 考異郵曰

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

良曰謂運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銑

也介媒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



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

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

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十六而言六八蓋言之倒及成

王定鼎於五臣本邲邲十世三十年七百天

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

十世數也杜預注曰邲邲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

道大壞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

室大壞也向曰幽王厲王無道不恤國事故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

遲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

陵遲男女文薄之弊漸於靈景善曰自二霸之

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

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翰曰文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

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也辯詐謂游說之士也

之極積於亡秦善曰言詐偽既成故加以酷烈也解嘲曰呂刑靡弊秦法酷

烈也濟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漢亡之故

也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



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向曰漢朝初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

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

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

不能遏其端

善曰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

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相子新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也良曰道之不行雖聖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遏絕澆浮之端也閭閻和孟軻孫樂貌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

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

善曰周易曰君子知

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希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銑曰孟孫二子體法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貌維繫也

卒至于

五臣本作於

溺而不可援

五臣本有也字

夫以仲尼

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

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子孟所不能援

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良曰卒終也爾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翰曰道不運會而



也見輕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善曰史記曰魯

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相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諧

孔子於靈公孔子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恐獲罪去衛也

西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

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

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

世世士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

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相音頽也

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相音頽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有受五臣本屈

厄五臣本於陳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

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於叔孫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

道濟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善曰文子

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行足以應神明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而不能彌綸於俗

善曰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

之道濟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廣理於俗也

應聘七十國而

不一獲其主

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

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

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

善曰蠻謂蔡楚也毛

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

虎也翰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

虎並魯之公卿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

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

善曰史記曰伯魚生及字

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顛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

肢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晉叔向曰引黨以封已

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銑曰子思孔子之孫也言子思望

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

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望也其所游歷諸

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

五臣本無雖造門三字

猶有

不得賓者焉

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

有不得預賓客之徒者造至也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

五臣本無

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

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西  
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

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  
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

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問之言者也  
向曰西河地名肅敬也間非也言西河之人敬

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  
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

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

五臣本作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直屈原

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善曰楚辭

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  
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

子亦踈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

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

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論楊雄反

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

纍也銑曰言此二人不然則聖人所以為聖

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

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翰曰

心不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善曰漢書孫寶曰

傷也濟曰抑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  
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  
湘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其位可排而名  
而自損是未知運命之理也

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譬



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善曰管子曰水

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 銑曰水流曰川水

淵曰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善曰淮南

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體清以之月土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

洗物不亂五臣本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五

本作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其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

哉水乎其濁無不案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

也案式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甚切

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呂氏春秋

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註曰負背也

翰曰忠直之言必逆迂人主之意獨立清正則皆於俗類此事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迂觸也

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善

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良曰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

而先折也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行高

於人眾必非之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

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故眾人嫉妬前監五

共為非斥亦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志士仁人猶蹈

鑒本作不遠覆車繼軌而五臣本作然



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

也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

皆見若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將

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求遂其志而

冒風波於險塗善曰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銑曰言衝君之

威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求成其名而歷

謗議善本作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善

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蒼頡篇曰筭計也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謗議於當時所以

其處危亡之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

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

不邀而自遇矣善曰論語子夏曰高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邀自遇翰曰言道之將行命

與責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道之

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

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向曰道

廢命賤豈獨君子耻之而不為凡希世苟合



**之士遽降戚施之人**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

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遽降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

戚施 銑曰希望也遽降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

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詐偽口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 **俛仰尊貴之顏**

**地勢利之間** 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遽降觀人顏色而

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遽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

也 銑曰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意無是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遽地行貌

**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 善曰毛詩曰記淳于髡曰鄙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 濟

曰貴人之意所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

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以闚者為精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

**神以向背為變通** 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良曰闚者盛衰以為為精

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 **勢之所集從之**

**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 善曰孟子曰大

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知人遺忘

忽然不省存也 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屣而遺之

**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

**辱孰珍也** 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

賢鄭玄儀禮註曰賢猶勝也 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也



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

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

五臣本作也字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冒貪也良曰絜謂裝飾使其鮮絜車徒謂車馬侍從也

眈眈然自以為得矣善曰爾雅曰眈眈相視也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

滅其族也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然殺關龍逢糾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

記曰中潘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華去鼻決曰崇

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

以為不如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諂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蓋

知伍子胥之鑄鏹燭鏹力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

誅夷於楚也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

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屬鏹劍名也左

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

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向曰費無忌

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諂佞以全

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

懲張湯牛車之禍也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



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蓋笑蕭望之跋

躓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善曰毛詩曰狼

跋其胡載躓其尾良曰跋躓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弟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傅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

蕙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

而言絞縊者誤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

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

夫立德必湏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

之為陪臣也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也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必湏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

楊雄仲舒之閒其門也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

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揚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必湏富乎則齊景

其守靜其門闐然不喧雜也

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善曰論語子曰齊景



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已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其為實乎貧而樂道也向曰四馬曰駟也

則執杓而飲河五臣本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善曰桓子新論曰子

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濟曰

人之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灑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其為名

乎則善惡書乎五臣本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

作災五臣本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

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將以

祭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

娛耳目樂心意乎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

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善曰孔子歌曰譬命駕而游五都之

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善曰孔子歌曰

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向曰此五都天下所

湊會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襄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

矣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

如雲言多也銑曰褰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

則知天下禾推直五臣本而守敖庾海陵之



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他魁結服虔曰魁音推今兵士

推頭結張揖上材賦註曰紒髮後垂也紒即髻

字也干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

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

何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之也此比賤

謀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

矣終非其有也敖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

投五臣作插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

之珍可觀矣善曰爾雅曰投衽曰擲廣雅曰

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

註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

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向曰衽衣襟

也言插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

美王也夜光璵璠美玉名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

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善曰

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

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

不止喻豐生而不減也銑曰夫如是五都之

貨汝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眾多也而

為已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

賄貨者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翰曰夫

人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

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諛邪不義則是不愛其身

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愛其身空

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也

也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善曰左氏傳曰昭

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

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  
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  
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良  
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  
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墨  
宮割臙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常隨後也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

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

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

之甚也濟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

奪取之事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踈

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

以辱為客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善曰周易曰天地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故古之王

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善曰

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古之

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善曰論

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翰曰古人所以入仕者

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

治而弗得也向曰得謂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

邪正之分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也銑曰原本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躬



然矣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

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

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

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

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良

曰言自上至此論而筭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

辱之事皆昭然故君子舍彼取此善曰言舍欲

明白可以知也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濟曰若夫出處不

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久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言

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

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天動星廻而辰極猶詹

可失其知人之鑒也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善曰言君子

之性語默出

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廻

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北極

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

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

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

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向曰

天之轉動眾星遂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

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

於斯矣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

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

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

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

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既明且哲以保

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

善曰言君子

之性語默出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掌從事於斯矣 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老則孔丘嘗爲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者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爲友故云吾先友也

###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 陸士衡

辨吳興亡之事所以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善曰姦臣謂董卓也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

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也 良曰御理也

禍基京畿毒徧宇

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善曰荅賓戲曰廓帝絃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

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王王濟曰弛廢紊亂也

於是羣雄蜂

鋒

駭義兵四合

善曰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

謂之義兵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川刺

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終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 銑曰武烈皇帝孫堅

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荆州故云荆南

也及權即皇帝位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追謚爲武烈皇帝

夷羿

計五震盪

兵交則醜虜授馘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

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愴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

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故之以爲已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

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爲當世雄伯也紛



紘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戮也敵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

**遂掃清宗枋**

捕

**蒸禋**

因

**皇祖**

善曰毛詩曰祝祭于枋毛萇傳曰枋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

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于時雲興之將帶州**

**起之師跨邑**

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跨邑言天下皆是

**呼囁斬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

善曰毛詩曰進厥武臣闕

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 翰曰哮囁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

走熊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雖兵以義合同盟**

**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

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

國語曰勗力一心賈逵曰勗力并力也左氏傳

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

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

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

無怙亂也 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

勗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

篡逆阻守疆兵恃**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善曰

託除亂也怙恃也 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

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 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曰毛其必亡是昆吾稔之日 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

**忠規武節未有**

臣

可取之敵也稔熟寇敵也

**如此其著者也**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 銑曰言羣雄忠規



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 武烈既沒長沙相王逸才命

世弱冠秀發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相王挺英逸之才命世

而後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招攬遺老與

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

神兵電掃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 向曰謂以少兵犯

衆敵 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

而江外底旨定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書曰震

澤底定濟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鬪戰也 銑曰

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

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善曰周易曰先王明諭以威德也 良曰脩師

謂理兵也翕赫盛貌也 賓禮名賢而張昭為

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

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名豪又述

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 彼二君子皆弘敏而

多奇雅達而聰哲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昭周瑜也 故同方

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無而 江東蓋多

士矣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銑曰言張昭周瑜來

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而同氣相求也



將北伐諸華誅鉏千紀旋皇輿於夷庚及帝座

乎紫闥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

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試圖曰誅

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

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

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

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

崔駟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也翰曰鉏除也

干亂也紀謂綱紀也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平

唐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

道反其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善

帝座也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

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

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向曰挾持天

子以號令諸侯消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

物除亂及正也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

殞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

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

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

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

不成大業而死也用集我大皇帝以竒蹤襲於逸軌睿

心因於五臣本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

遺風善曰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

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

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

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良曰大皇帝謂孫

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向曰

言孫權以竒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

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



也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

善斷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銑曰篤厚也言其志

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濟曰疇咨謀議也東

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五臣本塗巷善曰周易

園東帛彘彘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謝

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翰曰旅次

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束帛旌命招

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間巷也旌旗類

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

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善曰班固公孫

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

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

林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

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

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

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驚馳於

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

腹心出作股肱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

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三國名臣序贊曰周

瑜字公瑾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

一面陸遜字伯言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

功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昂昂子敬拔迹草萊

荷擔吐奇乃構雲臺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

心尚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翰曰周瑜

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其寧凌統

也故不言名呂蒙將軍也疇類也

程普賀齊朱栢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

蓋



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

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鄆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

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二

乃啓策乞以為嗣左大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

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

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

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風雅則諸翰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

葛瑾張承步騭之以名聲光國

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三

國名臣序贊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

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

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動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

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

善曰吳志曰顧雍代

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

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

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註曰幹疆也虞翻字仲翔三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翻性不勸



俗數犯顏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怒徒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徒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諫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

**奉使則趙咨沈珩** 衡以敏達延譽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

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術數則吳範** 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趙達以機** 五臣本作機 **祥協德** 善曰韋昭漢書註曰

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恍字林曰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濟曰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德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也協合也

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



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  
 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  
 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  
 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  
 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駱統劉基疆  
 其喪 銑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駱統劉基疆  
**諫以補過** 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  
 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  
 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  
 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  
 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能補過也 何 **謀無遺諍** 思與 **舉不失策** 善曰廣  
 曰補君之過也 智也東觀漢記魯恭上疏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善曰爭衡謂角其輕重  
 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

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註曰稱上曰衡  
 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魏氏嘗** 善本 **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善曰漢  
 作常 **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善曰漢

曰戰勝之威氣百倍 **浮鄧塞** 去 **之舟下漢陰之**  
 也 濟曰魏氏曹操也

**衆**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  
 註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

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  
 於楚過漢陰也 銑曰鄧塞山名言浮舟於下

漢水名也水南曰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善曰羽  
 陰衆謂兵聚也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善曰羽

也羽獵曰杖鑊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  
 在田或躍在淵 翰曰言羽楫者謂其疾也龍

躍順流言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 善曰李陵詩曰  
 船行速也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 幸託不肖軀且

當猛虎步 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  
 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



也善曰包咸論語註曰衡謨臣盈室武將連衡也戎車武將所駕故

以連衡也喟然有吞江許古忽之志一宇宙之氣而

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善曰毛萇詩傳曰水

公入荆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

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翰曰言曹操喟然而

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

擊之大敗走退也許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

赤壁江口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善曰

戰處也傳曹劇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註

曰遁逃也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

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

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

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

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

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

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荆州孫權襲破之取荆州

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鞞山吳將陸

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圖謀也湘西則



蓬龍而下隕兮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  
晉敗秦於殺匹馬隻輪無反者 向曰吳將韓  
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子隻 由是二邦之將  
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

喪氣挫鋒勢 劔六財匱 而吳莞 善本  
濟曰劔縮也匱乏也

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善曰論語  
曰子之武

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  
貌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

伯乞盟請服 向曰莞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  
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

也謂魏蜀 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  
畏懼也

北裂淮漢之浹 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  
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

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 銑曰  
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

立也時足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東包百  
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浹水涯也

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 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  
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

句曰括約束也 翰曰百越地名括 於是講八  
通也表外也蓋言其土地廣遠也

代之禮蒐 愁所三王之樂 善曰八代三皇五帝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

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 銑 告類上  
曰字內既平講說禮樂以見成功也

帝拱揖羣后 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  
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

五帝也尚書曰頒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  
恭揖羣后 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

后謂拱手以揖 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善曰毛詩  
曰進厥虎

諸侯示無事也 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  
被曰疆弩臨江而守之 良曰虎臣言猛也毅



卒言勇也 循依也 **長棘勁鍬** 殺 **望颺** 必 **而奮** 善曰爾雅曰棘戟也

說文曰鍬鍬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 翰曰棘戟也鍬刀類颺風也奮振動也望風而

動者勇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 善曰尚書曰庶

尹充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

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 **化協殊裔風** 善曰尚書曰庶

**行遐圻**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

善曰左氏傳曰晉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 善曰左氏傳曰晉

善曰左氏傳曰晉 **域** 楚命亦不使一介 **巨象逸** 清平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方也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駿擾於外閑**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明珠**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瑋寶耀**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於內府**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應響言歸**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軒騁於南荒衝朝**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息於朔野**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齊民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野謂不用兵戈也**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向曰齊民百姓也晨服

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

大皇既没幼主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

泣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

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弟

六子也亮廢孫繼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銑曰大皇權也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

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翰

日虔敬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

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

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

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蹇諤盡規善曰吳志曰孫皓即

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

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

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蹇蹇諤諤盡規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興而施績范慎以威重也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

顯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



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良曰施姓也績名

也丁奉五臣本離斐以武毅稱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

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

之徒為公卿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

初因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

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樓五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本作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人也孫皓

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

機事所總號元首雖病股肱猶存五臣本作良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羣公既翰曰謂孫皓謂上所述者也

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五臣本皇家有土崩

之釁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

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良曆五臣曰葉代也瓦解土崩謂亂也釁憂也

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善曰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

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

軍王濬師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向曰言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



也伐吳卒散於陣民奔于邑五臣無城池無藩籬

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

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

也山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善同濟

也日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

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懼

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分水灌之城不沒者三

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

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有疑臣下之心故也西之隊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

將軍伐齊破之濟西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

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

患也餘注同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善曰左氏

曰太康元年四月玉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

縛輿櫬降于濬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也

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

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

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

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夫

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善曰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

也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

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戰守之道抑有



前符險阻五臣本作阻險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

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日向

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

吳阻險之間尚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

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

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

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

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楊而奄五臣本作掩交廣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

覆也翰曰漢氏謂劉曹氏雖功濟諸萃虐亦

備也銑曰交廣郡名

深矣其民怨矣五臣本無矣善曰左氏傳曰

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劉公因

怨良曰曹操好殺戮故云虐深民怨險以五臣本無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五臣本

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

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濟曰劉公

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夫吳桓王基之

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

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五臣本

遠矣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也言權有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善曰論



也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小兒也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

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

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

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

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

觀丁父郡浮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物雖

見囚後皆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

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中抵其面濬起下地

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

詩傳曰識用也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

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濟曰戎行謂兵行伍

之問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

虜獲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

患權之我偏執鞭鞫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

衛以濟周瑜之師善曰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

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王

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

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

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

六萬軍已又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

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舡載糧具促辦卿與

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為軍

後援也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

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有欺鏡曰不

患難貴臣權勢所偏也翰曰魏大司馬曹休

侵吳北邊權乃遣陸公征之權執鞭鞫躬以送

是門重陸公之威也陸公謂遜也良曰時曹

公入荆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瑜之軍

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



卑宮非食善本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

之筭齊曰卑其宮室薄其飲食也非薄也向

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也善

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故魯肅一

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

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善本命翰曰周瑜薦

時權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與肅對飲故云

一面自託也士燮為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

命也效致也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

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

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

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

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

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

節度權加燮為左將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

軍燮遣子欽入質善曰吳志曰張昭為軍

娛向曰張公謂昭也善曰吳志曰張昭為軍

師權每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

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柰天下笑何賢

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

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銑曰諸葛諸葛瑾也

善曰諸葛瑾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陸公

事未詳也謂遜也陸遜諫權緩刑而權從其言即除刑法

之煩者善曰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

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

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

即中褚逢齋以就遜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誓善曰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

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

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良曰

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屏氣跼局踏香以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耳以育凌統之孤善曰論語曰屏

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

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

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

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

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屏氣跼踏

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登壇也跼踏緩行也伺謂伺候也

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善曰

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

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銑曰登壇

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濟曰同

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此則棄人惡言信其忠是以忠臣競盡其

謨五臣本志士咸得肆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

肆用也翰曰洪規遠略固不厭壹夫區區者也善



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方言曰厭安也良曰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善曰論語曰天下故也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初都建業羣臣請有曰苟完矣向曰遑暇也

**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

**輿服蓋慊**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注曰慊

**如也**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梁注曰慊

**爰及中業天人**

**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五臣本作粗精善曰祖古粗字也韋昭

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濟曰中業謂權中

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雖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失者粗得增脩也

**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齒

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翰曰言雖醇醲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於

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地方幾萬里帶甲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

**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韋昭國語

注曰沃肥善也

也帶甲謂兵也

**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器謂兵器也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謂疆界也

**國家**



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

善人御之有術善曰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善曰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敦率遺典勤民

亦不入於室也向曰御理也敦率遺典勤民

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循定策守

常險則可以無以字長世末年未有危亡之患

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

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

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官

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

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善曰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川阨流

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

夫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向曰開行

舟逐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咸反善曰

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處也艦船

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

也翰曰舳舻船也艦戰故劉氏之伐陸公喻

之長蛇其勢然也善曰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良曰劉



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昔蜀之初亡朝

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輸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

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為險天子總羣誼五臣本

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五臣本以四瀆天地之

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晉曰國語太子

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韋昭

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濟曰陸公謂

石以險流矣四瀆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

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

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善曰漢書晁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勅敵之

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向曰言彼此皆有

機械也銑曰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

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揚

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建

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擒耳建

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

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

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翰曰西陵

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又



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薄渚  
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

下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

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

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

曰遵循也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

亡機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

營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

身也又以蜀中兵沿江而東

下至於吳順流而下曰沿江

**陸公以偏師三萬**

**北據東坑**苦衡反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

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

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

**深溝高壘按甲**

**養威反虜跪**於遠

**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

**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

**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

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

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

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

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

留慮距亂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

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

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

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

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

齊曰反虜謂步闡

也跪跡謂俯伏也比窺謂投晉也

翰曰宵夜

遁逃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疆半也

銳

信哉

曰伐國取人曰俘獻謂獻生虜於君也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子公明儀曰文王

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何曰言陸抗之謀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日善

豈欺詐於君也言少有虞度之事也翰曰自陸公一捷則陸

烽火之候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

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

始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濟曰晉太

也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吳滅者

由陸公亡沒後無良將也廣州之亂禍有愈乎何時之難善曰

曩日何時皆謂曹劉之世餘文同翰曰孫皓

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亦少

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而邦家顛

良臣明主也愈少也何時謂蜀魏也

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

與善曰詩大雅文也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

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善曰周易革卦

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向曰

玄謂大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丞相孤虛之屬易曰

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善曰周



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

對曰在德不在險 吳之興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謂合

其參者也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

而顯其所參則惑矣 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

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

卿所謂舍五臣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地人三者之理也夫四

州之胡五臣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濟

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山川之險易守也

勁利之噐易用也翰曰勁利之噐兵噐也先政之策易循

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五臣何哉所以用之者失

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也用之是故

也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銑曰先王謂古先帝王也審存亡之至

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

人五臣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銑曰誘進也

也士民謂百姓也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

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

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善曰孝

決曰天有顧眎之義授圖于黎元也 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下和



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  
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  
夫然故能保其社稷

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

感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處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

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

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

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